责编:田朝艳 美编: 刘仕川 组版:田银川 校对:王文富 周万琴 E-mail:2296446538@qq.com

奔跑的影子

朱金贤

一

今夜月光如梦,那些低到泥土里的鸣虫凄凄,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幽微。我又想起你了,爷爷,若是你还在,定会拄着拐棍,站在院坝里仰望夜空。月亮,这个金黄的玉盘,圆了又缺,缺了又圆,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。

“明天是个好天气,庄稼人有福了。”你低下头,边说边拍打那双老弱无力的腿,责怪自己过早地离开了土地。“星星月亮布满天,明天大晴天。”多年来,你通过观看月亮、星星和云的形态预测天气,决定明天要做的活计。即使你早已无力劳动,也依旧保持着夜晚观看天色的习惯。

父亲常说,你是种地的好手,犁铧翻飞,跟着两头耕牛奔跑一整天都不觉得累。即使背着一大箩洋芋,脚步依旧轻盈如飞。父亲说起你时,眼神里除了骄傲,更多的是疼惜。他总叹息你年轻时劳累过度,老了才一身的病。这些年来,你留给我的是无比苍老和瘦弱的形象,像一截在风中摇晃的枯枝。

月光里,你的影子越来越淡,最后完全融入大地,仿佛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缕微光也随之消失。我看着你瘦骨嶙峋的身躯如轻烟般飘起,似一阵风从我眼前掠过。我拼命地奔跑,想要追上你,你却离我越来越远。

我急出一身冷汗,从梦里惊坐起来。窗外,群山如泼墨,月光如白练,明暗交织的光影映入眼帘,陡增我对你的思念。我知道,此刻的你正在那片幽寂的荒野里,在虫鸣的低吟声中静静长眠。你在大山里劳碌奔跑的一生,已如烟霭消散,唯余一块墓碑、一抔黄土。我想,如果月光再亮些,它定能清晰照亮墓碑上镌刻的名字——那是你留在人间的作品。一代代儿孙沿着血脉的轨迹,以俯身大地的姿态在宿命里奔跑。多年后,我们将和你一样,以一块磐石铭刻生命的来处,亦指引归途。

在你生命的最后10多天里,一大家子人难得地聚守在你左右。你用最后一丝力气告诉儿女们:“立春了,去地里干活吧,不要老是守着我。”土地是你一辈子的舞台,如果不是体衰力弱,庄稼人怎么能离开土地?爷爷,在陪伴你最后的日子里,我看到了你的疲惫和衰老,那些沉积在你脸上的沙尘太过沉重,将你曾经明亮的眼眸一点点压低。我也看到了父亲、小叔和姑姑们的疲惫,像秋风中摇摇欲坠的黄叶。时光的尘埃在他们体内堆积,渐渐地,他们变成了你的模样。

在你黯淡无神的眼睛里,在你疼痛而虚弱的呻吟声中,我看到了生命的悲凉。30多年来,我从未面对过亲人的离世。最后面对你时,我握着你的手,触感如握着一根冰凉的铁丝。我说:“爷爷,安心去吧,你牵挂的人都在呢。”我转过身,眼泪瞬间模糊了世界。

你吃力地张开嘴,叮嘱我该去上班了,不要耽搁了工作。你的声音那么微弱却又那么坚定,仿佛一生的决心在枯萎的身体里作最后的涌动。我走出屋外,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。

在这灯火昏黄的夜晚,我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遥望故乡,遥望你长眠的那片山野。爷爷,若觉得孤单,不妨让我们用灵魂在梦里对话,你坚毅的目光与稳健的步伐,必将赐予我在这自由天地间奔跑的勇气。

二

每当想爷爷时,我便不由自主地想你,父亲,你和爷爷那么相似,宛若彼此的影子。

父亲,如果你还没入睡,一定也在想念爷爷吧。可这份思念能与谁诉说呢?除了在无人的角落里暗自哭泣,你大多时候只是沉默,像一个沧桑的木偶。即使你明白死亡是唯一的归宿,外表强装平静,内心却如波涛汹涌,许多话只能说给自己听。爷爷下葬前的那些日子,你经常喃喃自语,点香、烧纸、磕头时,你喊一声“父亲”,又轻轻念一串我听不懂的悼词。可是无论你如何念,世界都报以无声的沉默。

办完爷爷的丧仪,你已虚弱到极点。你告诉我,待你走时不要这样折腾,太折磨人。我只觉心如芒刺,再过20年,你就到了爷爷的年纪,而我也将体验你陪伴爷爷最后20年的心路历程。

我们将在爷爷最后的祝福里坚定而努力地活着。父亲,你于我,如同爷爷于你。我们无法参与彼此生命的全部,一起度过的日子也屈指可数。可我分明看见你的饥寒交迫、艰难困苦与从未停歇的脚步,在岁月无声的浸润里,你继承了爷爷的勤奋、慈悲、孝义和仁善,活成了爷爷的模样。30年来,我在你的照顾下奔跑,最终走出山村,有了新的天地。父亲,于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名词,还是一份牵挂。每次一想到你,我的世界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。

我想起很多个漆黑的夜晚,连星光也不曾照亮人间,你背着柴草在羊肠小径上蹒跚而行。还有那些细雨绵绵的日子,你挥动锄头开垦着一片片土地。一道道水痕流淌过你的肌肤,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。父亲,你忠于内心,忠于大地上的万物,忠于山村的六畜,即便形单体瘦,仍以强者的姿态直面生活。多年后,当我闯荡世界,才知道山村的渺小、父爱的博大以及命运的波折。

那年在医院,医生诊断你的脊柱已然变形。母亲噙着泪说,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累成这样的。我亲眼见过你从山里背回200多斤的石板,从驴背上卸下几百斤的驮子。多少次,你背负着超乎常人的重担,我从未见过如您这般佝偻的脊背——在绵延的时空中永不停歇地奔走,连歇歇脚都不肯。

多少往事已沉入记忆深处,但我仍然记得,你从未抱怨过苦和累,也不愿在儿女面前显露疲态,似乎这些都是人生理应承受之重。时至今日,我仍难以想象,究竟是何等艰辛的劳作,竟能将那般挺直的脊梁生生压弯。

父亲,我们所走过的路虽艰难且别无选择,但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、坦坦荡荡。那条连接乡村和城市的路,既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路,也是我们心灵的归途。记得12岁那年,你在村口送我去乡里读中学时叮嘱:“凡事要靠自己,不要指望他人。”可我从大山走向城市,分明是你一直在为我铺就脚下的路。那些年,你背着一袋袋洋芋赶集,用微薄的收入供我上学。我们血脉相连,因而你毫无保留地为我付出。可是面对生活,我们一直在孤独支撑,羞于求人。我们何其相似,骨子里都带着那份孤傲与倔强。父亲啊,生活虽苦,我们却秉持“平生多磨砺,万事不求人”的信念,清清白白地行走人间,从未窃取过他人半分光阴。

多年后,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,那个幼小的生命如新芽般蓬勃生长,恍惚间,我想起了自己稚嫩的童年。身为人父,我在与孩子的相遇、相知和相互依偎中收获慰藉,共同成长,渐渐懂得了父爱的厚重与伟大。

父亲,你常说,前人做给后人看,一辈跟着一辈走。年少时,我未能理解其中深意。而今看着孩子澄澈的双眸——那明净得能照见万物的目光,我才知道每个父亲都有着相同的期许。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决定了孩子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,每个孩子都是父亲的影子。

三

午夜微寒,透过办公室明亮如白昼的灯光,我看到了生活如夜一般静谧。我孤立的影子在幽暗的玻璃窗上摇晃,像是宿命之下存在的另一个我。我想,每个人都是在与幽微世界的一次次对话中,寻找心灵的归宿。酣然入睡的人们,卸下清醒时的劳碌,把一切美好留给黑夜。

我在疲惫中打了个盹,你纯净的笑容如清风拂面。骤响的铃声惊破梦境,我倏然坐起,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名字,一股酸楚的滋味瞬间遍布全身。你哽咽着,小声地问:“爸爸,你怎么还不回来?我想你了。”

幼小的你如此需要陪伴,我却只能给予有限的时光,每每想到这里,我的心恍若针刺。无数个深夜里,当我完成一天的工作,拖着疲惫却释然的身躯归家时,总看见你在睡梦中呓语,含混不清地唤着“爸爸”。那一刻,恍若有一束温暖的光穿透夜色,焐热内心的冷寂。

孩子,我曾告诉过你,每天都要努力,用今天的辛苦换取明天的安逸。你眨着澄澈的双眼,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从最初的啼哭抗拒到如今的静默体谅,你似已初尝人世艰辛,总在我与你母亲疲惫时,捧来一杯温水,轻道一声:“你们辛苦了。”

孩子,你喜欢听我讲山里的往事。每次你都很用心,听完后睁大眼睛,疑惑不解。我们的生活差异如此巨大,你从小在城市里生活,无法理解山路的崎岖、负重的艰辛以及饥寒的辛酸。孩子,你要知道,没有什么事是轻轻松松完成的,也没有任何收获是理所当然的。当我们收获内心的丰盈和甜蜜时,必定也经历过寂寞和疼痛。每一颗丰收的果实,都浸透着生命的血汗。

孩子,你喜欢秋天的玉米,喜欢甜蜜的味道。可你太急躁,对喜爱之物巴不得马上捧在手心,就像刚把一粒种子埋入泥土,便盼着果实成熟。我想告诉你,秋天的硕果,必历经春夏的沉淀,唯有耐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,才能收获人生的甜蜜。人生不可能时时体味丰收的喜悦,更多的时候,我们要面对枯草的寂寥、黄土的苍茫。

我们的祖辈在山里安家落户已很多年,一代代人追随着他们的足迹奔跑,方才跑出今日的光景。即使那么努力地与生活抗争,也仍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跑出过山村。在浩瀚的时空长河里,每分耕耘不过是洪流中的一滴水珠,唯有万千滴水珠汇成江河,方能拥抱收获。

我们平凡而执拗,像孤独的鸟,即便承受振翅之痛,也始终朝着爱的方向飞翔。孩子,这一生无论经历多少波折,漂泊多远,我们只有在故乡的印记与祖辈的记忆中,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处。我们是祖辈用血肉铸就的影子,在苦难的大地上永不停歇地奔跑。

月季

吴君桥

爷爷上午都还在看报,下午就走了。

爷爷走得平稳、安详。

听闻爷爷病重,家里就来了很多客人,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:最里层是他的二儿子和小儿子,第二层是叔伯和至亲,我们这些孙辈则在第三层跑来跑去。

清晨6时许,整个堂屋一片死寂。只听见爷爷喉间发出一串清脆的骨响,旋即倒在二伯父与父亲的怀里了。

两间偏房,楼上楼下灯火通明;小院里、菜地头,人来人往,大家挑水劈柴、剥葱捣蒜、蒸饭烹肉、刷锅洗碗,忙前忙后,持续到天亮。

送别爷爷的那天,淅淅沥沥的小雨为灰蒙蒙的天空笼上了一层薄纱。爷爷生前精心打造的台地里,八步还阳、十二圆角、蛇药、花药、苦荞头等数十味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中草药,弯弯曲曲地倒伏在地里,干黄枯萎、生机尽失。只有那半层楼高的一大丛月季依旧枝繁叶茂、花团锦簇、芳香四溢。

爷爷长眠于此,与这些他亲手栽种的中草药为伴。

自打我记事以来,爷爷就寡言少语,一天不是整理台地,给他的药草浇水,就是和奶奶吵架。

每当我们磕着碰着,爷爷总会从竹篼里取出一个粗瓷大碗,拿出晒干的八步还阳和十二圆角,点燃一支自家栽种、晾晒、卷制的土烟,吧哒吧哒地猛吸几口,将烟灰轻轻弹入大碗中。用他那布满老茧却异常灵巧的手指上下翻飞,把烟灰和草药揉捻成神奇的膏药。趁着余温未散,将这带着烟熏味的膏药敷在我们的伤口上。

隔三岔五,肚子疼的、手臂麻的、脚肿的以及中了蛇毒的、被牛踢了化脓的都会来找爷爷拿药。不管是左邻右舍,还是亲朋好友,爷爷分文不取,有时还搭上一顿不错的饭菜……

爷爷走了近30年,但我们膝盖上的伤疤似乎还散发着粗瓷大碗里的那股烟味。

写到这里,我的心口隐隐作痛。我把车停在二伯父家窗前,推开车门,眼前一朵朵白里透红、清香无比的月季花才让自己缓过神来。平日里,我总是看见二伯父给那些草药和月季除草、浇水、施肥……

“安生,把给李家的几件衣裳捎上。”

“把给二哥的药也带上。”

“给黄家的药带上了的。”

……

“二哥,你要的木棍和药,都带上了。”

一年到头,二伯父总是给老家的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捎带衣物、用品和各种药材。

可这几年来,我发觉二伯父往老家带东西的次数渐渐少了……

直到今天,快80岁的二伯父和即将70岁的父亲,仍在各自的院子里种着几味草药和几株月季。每逢采药时节,他们总要我们捎这个回去,带那样回来……

望着他们佝偻的脊背和两鬓霜白的头发,我温顺如羔羊,沉默不语。不知从何时起,他们不再让我带这样、捎那样……也许,他们看出了我心里只有月季。

手擀面中的温情

沈燕

汪曾祺写过高邮的咸鸭蛋、昆明的汽锅鸡,他将天南地北的饮食文化浓缩于“一碗”之中。他说: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而我心中的人间烟火味,不过是一碗母亲做的手擀面。

儿时的夏天,蓝绸子一样的天空上,挂着朵朵洁白的游云。村子里绿树环绕、蝉鸣悠悠,清风从远处的田野徐徐吹来,我和弟弟满村子疯玩——捉知了,捞鱼虾,玩蚂蚁,过家家。当夕阳染红了天边的最后一朵白云,母亲便踏着驼色的余晖从地里回来。她的脸上、背上都浸着汗珠,手中的菜篮里装满了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蔬菜。“晚上吃什么?”我跑到母亲面前,眨着眼睛问。“吃手擀面吧。”母亲摘下草帽,擦干额头上的汗珠,把帽子挂在屋外的晾衣绳上。“好呀好呀。”我和弟弟欢呼着,一蹦一跳地跑开了。我们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手擀面了。

那时生活物资匮乏,农民们自种自吃,餐桌上的食物都是自己亲手栽种培育的。田里种了稻谷和麦子,待成熟时便收割回家。稻谷经过脱壳变成了大米,麦子经过磨制变成了面粉。我最喜欢看母亲劳作的模样,总觉得劳动中的母亲别有一番神圣的庄严。

手擀面的制作方法看似简单,实则充满了农家人的智慧。首先需将面粉和成面团。想要面团揉得好,面条吃起来有劲道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——力道的轻重、时间的把控、水分的多少,全凭经验。母亲和面时熟稔的动作如行云流水,粗糙的手掌翻搓着面团,仿佛一套自成体系的魔术表演。面粉揉成团后,需醒发半个多小时,再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接着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一张又大又圆的面皮,面皮的薄厚要恰到好处,最后用刀把面皮切成宽约1厘米的面条。锅中烧水,水开后下入面条,雪白的面条在滚水里浮沉,像一条条银鱼在水里嬉戏。水汽氤氲中,母亲那爬满皱纹的脸庞散发着慈爱的光芒。不多时,面条熟了。母亲将面条捞出,倒入事先调好料汁的汤碗中。那料汁酸辣可口,再放上几片青绿的白菜叶,一道鲜美爽滑、健脾养胃的手擀面就做好了。

母亲给我和弟弟一人盛了一碗,放在那张古老的八仙桌上。看着眼前味美鲜香的手擀面,我和弟弟早已垂涎欲滴。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根面条放进嘴里——面条筋道爽滑,嚼起来有麦香的味道,越吃越好吃,再喝上一口汤,顿觉酣畅、痛快。白菜的清新搭配麦香的质朴,两相交融,美味可口。我和弟弟埋头吃面,吃得满头大汗。母亲见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,一向寡言的她难得地笑了:“别烫着了,两只小馋猫。”那时的夏天,我们总会以这样一碗平淡的手擀面慰藉一天的疲惫。

时过境迁,日子如流水般静静流淌。儿时朴素的手擀面,如今已被精美的包装袋包好,陈列在大型超市的冰柜里,各种口味的都有。如今的我们能够轻易品尝到异国他乡的美食,可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物,我总是会想起昔日那碗最熟悉的手擀面,想起远在老家的母亲。她或许永远不知道,那些艰苦岁月里用以果腹的手擀面,已经成了市面上明码标价的商品。面对今天市面上形形色色的手擀面,我怀念的,或许是家乡的味道。在我吃过的所有面条中,唯有母亲做的那一碗,才是世界上最美味的。